茶集

上

481

明南昌喻政選輯

茶集

平安　考槃亭藏

茶集題辭

酒箴作者甚夥而飲酒者寡而醉鄉茶者殺而醒經此二物者不津津也

詩譬於茶湯也
豈自古文人嗜焉
者多能茶者亦少
矣而茶泥舞者漸
難於取法此集所

南昌嘯叔之江芦
菓亦茶備其之求
而以輯之者也
源英文藻刊刻
雲亭題是以也

享和癸亥春正月
廿三日
北川原題

茶集序

茶之興也於陂中
古乎衆志稱之明子
見陳條乎今既為不
可缺之清事焉益胃

獨覺可以遠墨堺爰
乞願壹可以無言澂
在林秋山坐玄望月
而以溫詩稱者是字
有經及譜為錄支氏

之述不為不多蓋而
集思未得而和家源
芝友渥雖多華保獲
喻氏以茶集為喜不徐
叢遂拔以粹之風名茶

之沙茶子者採摭
羽書淡薄之味清高
之趣而得於心者而
嗜焉筆者述諸之士
凄之名茶之心可少

除其奢靡之情者之
不必勞不韻之笑以
望祖先喜地矣思此
編遂亦不可缺也
甲子孟春之暇日書

于平安竹亭

阿波藤原寔

茶集卷之上文類目錄

葉嘉傳　清苦先生傳

茶居士傳　味苦居士傳

茶中雜詠序　論建茶

論茶　北苑御泉亭記

御茶園記　重修茶場記

喊山臺記　武夷茶考

賦 三首

卷之中詩類

五言古詩 十五首　七言古詩 二十五首

巻之下詩類

五言律詩 二十九首　五言排律 一首

七言律詩 二十六首　五言絶句 四十三首

七言絶句 六十七首　詞 七首

集採共計七十二家

詩文統載二百二十八首

茶集巻之上

明　南昌　喻政選輯

日本　和泉　源靖重訂

文類

葉嘉傳　宋蘇軾

葉嘉閩人也其先處上谷曾祖茂先養高不仕好游名山至武夷悅之遂家焉嘗曰吾植功種德不爲時採然遺香後世吾子孫必盛於中土當飮其惠矣茂先葬郝源子孫遂爲郝源民至

嘉少植節操或勸之業武曰吾當爲天下英武
之精一槍一旗豈吾事哉因而游見陸先生先
生奇之爲著其行錄傳於時方漢帝嗜閱經史
時建安人爲謁者侍上上讀其行錄而善之曰
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曰臣邑人葉嘉風味
恬淡清白可愛頗負其名有濟世之才雖羽知
猶未詳也上驚勑建安太守召嘉給傳遣詣京
師郡守始令採訪嘉所在命齎書示之嘉未就
遣使臣督促郡守曰葉先生方閉門制作研味
經史志圖挺立必不屑進未可促之親至山中
爲之勸駕始行登車遇相者揖之曰先生容質
異常矯然有龍鳳之姿後當大貴嘉以皂囊上
封事天子見之曰吾久飫卿名但未知其實爾
我其試哉因顧謂侍臣曰視嘉容貌如鐵資質
剛勁難以遽用必槌提頓挫之乃可遂以言恐
嘉曰碪斧在前鼎鑊在後將以烹子子視之如
何嘉勃然吐氣曰臣山藪猥士幸爲陛下採擇
至此可以利生雖粉身碎骨臣不辭也上笑命

以名曹處之又加樞要之務焉因誡小黄門監之有頃報曰嘉之所爲猶若粗疎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獨學未經師耳嘉爲之屑屑就師頃刻就事已精熟矣上乃勅御史歐陽高金紫光祿大夫鄭當時甘泉侯陳平三人與之同事歐陽疾嘉初進有寵曰吾屬且爲之下矣計欲傾之會天子御延英促召四人歐但熱中而已當時以足擊嘉而平亦以口侵陵之嘉雖見侮爲之起立顏色不變歐陽悔曰陛下以葉嘉見託

吾輩亦不可忽之也因同見帝陽稱嘉美而因以輕浮訿之嘉亦訴於上上爲責歐陽憐嘉視其顏色久之曰葉嘉眞清白之士也其氣飄然若浮雲矣遂引而宴之少間上鼓舌欣然曰始吾見嘉未甚好也久味其言令人愛之朕之精魄不覺洒然而醒書曰啓乃心沃朕心嘉之謂也於是封嘉鉅合侯位尚書曰尚書朕喉舌之任也由是寵愛日加朝廷賓客遇會宴享未始不推嘉於上日引對至於再三後因侍宴苑中

上飲踰度嘉輒苦諫上不悦曰卿司朕喉舌而以苦辭逆我余豈堪哉遂唖之命左右仆於地嘉正色曰陛下必欲甘辭利口然後愛耶臣雖言苦久則有效陛下亦嘗試之豈不知乎上顧左右曰始吾言嘉剛勁難用今果見矣因含容之然亦以是踈嘉嘉既不得志退去閭中既而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上以不見嘉月餘勞於萬機神薾思困頗思嘉因命召至喜甚以手撫嘉曰吾渴欲見卿久矣遂恩遇如故上方欲南

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以兵革爲事而大司農奏計國用不足上深患之以問嘉嘉爲進三策其一曰權天下之利山海之資一切籍於縣官行之一年財用豐贍上大悦兵興有功而還上利其財故權法不罷筦山海之利自嘉始也居一年嘉告老上曰鉅合侯其忠可謂盡矣遂得爵其子又令郡守擇其宗支之良者每歲貢焉嘉子二人長曰摶有父風故以襲爵次子挺抱黄白之術比於摶其志尤淡泊

也嘗散其資拯郷閭之困人皆德之故郷人以春伐鼓大會山中求之以爲常

贊曰今葉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樂山居氏於閩中者蓋嘉之苗裔也天下葉氏雖夥然風味德馨爲世所貴皆不及閩閩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爲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徹侯位八座可謂榮矣然其正色苦諫竭力許國不爲身計蓋有以取之夫先王用於國有節取於民有制至於山林川澤之利一切與民嘉爲策以

權之雖救一時之急非先王之舉也君子譏之或云管山海之利始於鹽鐵丞孔僅桑弘羊之謀也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讚始舉而用之

清苦先生傳　元楊維楨

先生名櫖字荈之姓賈氏別號茗仙其先陽羨人也世係綿遠散處之中州者不一先生幼而頴異於諸眷族中最其風致卜居隱於姑蘇之虎丘與陸羽盧仝輩相友善號勾呉三隽每二人遊必挾先生隨之以故情諡日殷衆咸目之

爲死生交然先生之爲人芬馥而爽朗磊落而疎豁不媚於世不阿於俗凡有請求則必攝緘縢固扃鐍假人提携而往四方之士多親炙之雖窮簷蔀屋足跡未嘗少絶偶乘月大江泛舟取金山中泠之水而瀹之因品爲第一泉遂遨遊不輟尤喜僧室道院貪愛其花竹繁茂水右清奇徜徉容與逌然不忍去構小軒一所扁曰松風深處中設鼎彝觚好之物壚燒榾柮煨芋栗而啜之因賦詩有松風乍響匙翻雪梅影初

横月到窻之句或琴奕之間樽俎之上先生無不偕焉又性惡旨酒每對醉客必攘袂而剖析之容醉亦因之而少解少嗜詩書百家之學誦至夜分終不告勧所至高其風味樂其眞率而無訕訐之者而世之枯吻者仰之如甘露昏瞶者飫之若醍醐或譽之以嘉名而先生亦不以爲華或咈之非義而先生亦不與之較其淸苦猶介之操類如此或者比倫之以爲伯夷之亞其標格具於黄太史魯直之賦其顚末詳諸蔡

司諫君謨之譜茲故弗及贅也
太史公曰賈氏有二出其一晉文公舅子犯之子狐射姑食采於賈後世因以爲姓至漢文時洛陽少年誼挾經濟之才上治安之策帝以其深達國體欲位之以卿相洚灌之徒扼之遂疎出之爲梁王太傅弗伸厥志雖其子孫蕃衍終亦不振有僭擬龍鳳團爲號者又其疎逖之屬各以驕貴夸侈日思競以旗鎗宗人咸相戒曰彼稔悪不悛懼就烹於鼎鑊盍逃之或隱於蒙山或遁於建溪居無何而禍作後竟泯泯無聞惟先生以清風苦節高之故没齒而無怨言其亦庶幾乎篤志君子矣

茶居士傳

明徐爀

居士茶姓族氏衆多枝葉繁衍遍天下其在六安一枝最著爲大宗陽羨羅岕武夷匡廬之類皆小宗蒙山又其別枝也巖泉徐子爀者味古今士也嘉靖中以使事至六安欲過居士訪之偶讀書宵分倦隱几夢神人告曰先生含英

咀華余侍有年矣昔者陸先生不鄙世族爲作譜及雜引爲經毎枉士大夫余輒出其文章表見之陸先生名愈長余亦與有揚之之力焉先生其肯傳我乎余當以揚陸先生者揚先生徐子忽寤睁目視之無所見適童子盥嫂手捧茶至乃知所夢者即茶居士之先也遂作傳按茶氏苗裔最遠鴻濛初上帝憫庶類非所閑形性二局各有司存焉茶氏列木品凡木材大者千尋其最小須十尺又與之性爲清爲香爲甘茶

氏喜曰庶矣庶矣未也吾往叩當盆我乃伏闕訴曰臣荷恩重顧世授首報然爲子若孫計請乞藩封上帝怒曰小臣多欲罪當誅時帝方好生不即誅下二局議司形者曰罪當貶其處深岩幽谷其材二尺許性者曰與之苦疏請上裁詔可之茶氏伏罪而出于是其處其材世守之歷數百年皆山澤叟也無顯者三代以下國制漸備間有識者然遇山人輒仇仇不適類戕賊焉其少者最苦之長者曰吾以旗鎗衛若山人

聞之怒深春率女士嗥呼菁莽中大擄之俘斬
無算幷旗鎗搴奪焉有死者相枕籍者偃者仆
者有孑立者有傾且倚者有髡者茶氏愈出首
愈敗然偵之則間諜挑釁多呉中人乃謀諸老
者曰吾聞呉強國也昔齊景公泣涕女女矣吾
如景公何春秋求成之義盍倚諸衆皆曰然於
是長者自喞縛就山人俯伏曰吾不敵矣君特
爲呉人獻我耳勿信君衛吾吾當令呉人歳歳
貢金幣山人曰有是哉有是哉於是從其衆咸

就山人山人始爲通好然亦無甚顯者嗣後有
楚狂裔孫陸羽先生者博物洽聞聞茶氏名就
山中訪之登其堂直入其室寂無纖塵躊躇四
顧北窻間僅石榻一設山水畫一幅蒲團數枚
香一爐碁一枰古琴一張案上有周易羲皇墳
典古詩書若干卷茶氏不出戒諸子曰先生識
者若等次第往見之以月日爲序少者鼠尾先
生擊筑而歌乃出迎披蒙茸裘衣朴古之衣或
蒼蘚迹尚存蓋茶氏山中習云乃延先生坐先

生問弟子以次第見之獨少女誕穀雨前
故名雨前最嬌不出先生不知每一見者咸嘖
嘖嘆賞爲品題深有味乎其言也時茶氏以獨
居不成味無以欵先生出而呼其相狎友數十
輩共聚一室焉願各獻其能共成大美悅先生
有第一泉氏第二泉氏第三泉氏有筐氏籠氏
瓦壺氏爐氏火氏盂氏筯氏其果氏匙氏列階
下聽先生召始往不召不敢往于時先生張口
舌傾腸腹締交茶氏咸慶知己即命雨前出行

酒先生一見大異之謂曰此子標格氣味不凡
僊品也他日當進王者大貴第寶藏之勿輕以
許人然造物忌盈汝子姓當世世顯榮發在少
年汝長老宜讓之當澹泊隨時高下不鬬類可
保長貴若雨前勿輕許人茶氏曰諾命雨前入
遂入乃呼端溪氏玄圭氏楮氏中山氏咸就見
中山氏免冠曰願乞先生言用旌主人先生命
盂氏來連啜之一揮而就譜成經亦成茶氏再
拜曰吾得此後世當有顯者先生賜遠矣遂別

太令茶氏之譜與其經大散見文章家茶氏名
益重茶氏世好脩潔與文人騷客高僧隱逸輩
最親昵有毒侮於酒正者輒入底裏勸之酒正
盡退舍不敢角立又能破人悶好吟詠吟詠者
援之共席神氣灑灑腸不枯驚人句迭出焉故
茶氏風韻絕俗不與凡品等特頗遠市井或召
之老者亦徃士人由此益重茶氏凡延上賓修
婚禮必邀茶氏與焉山人者流知士人重咸重
由是益廣其資生爲之去濕就燥護侵伐防黴

牴千百爲計雖烈日積雪大風雨山人視之益
篤然所居率無垣墻之制上帝不賜藩封也吳
中人知之更爲餌山人山人不從果貢金帛歲
歲如初言山人遂德之與茶氏通世世好不絕
一日有乘高軒者過其門詠老杜炙背採芹之
句茶氏聞之驚曰得無知我兩前哉不數日果
有疏兩前名上者上走中使持璽書命有司齎
黃金色幣聘徃金色幣者上御赭袍示親寵也
有司如命捧帛聘茶氏不得已命兩前拜賜有

司促上馬雨前上馬盛陳仙樂設旗幟擇良使從之計偕以上雨前馬上歌曰妾本山中質山中身蚤辭母兮多苦辛黃金爲幣兮色鱗鱗令日清明兮朝紫宸何以報君王恩又歌曰金幣纏頭兮百花帶鼓耽耽旂旆旆苦居中香在外紅塵百騎茘枝來太眞太眞兮今安在一時聞者皆泣下至京師直排帝閽入時上御便殿雨前叩首曰臣所謂苦盡甘來者蒙恩及草茅願赴湯火上憐之以手援之至就口焉上厚賞賜

使者遂封爲龍團夫人命納諸後宮宮中一后三嬪六妃九貴人十二夫人一時見者皆大悦即延上座寵冠掖庭雨前性恬淡不驕雖羣娥亦狎且就之自后妃以下無少長少頃不見輒索其隆眷若此然雨前不能自行往必藉相托乞恩于上上命玉容貴人與之俱玉容者其量有容故以容名玉容謝曰臣今得所矣昔上命黃封力士入宮禁力士性傲而氣雄且粗豪慣恃上恩至有擠臣傾仆時者臣嘗苦之不自禁

懼無以完晩節臣今得所矣雨前亦以王容同
出身山家甚宜之上謂雨前曰吾欲汝世世受
國恩汝有家法否雨前曰臣微賤無家法臣侍
奉中國不通外夷然族有善醫者西番人多重
賂之君王幸爲保全使世守清苦之節以免赤
族當關須鐵面上曰然以雨前請著爲令至今
西羌之域尚有巡茶憲使云茶氏由此世通籍
王家益顯且遠矣
贊曰草木之生皆得天地之精之先也五穀尚

矣然華者多不足於目實者多不足於口類皆
可得於見聞而下通於樵夫牧豎不爲貴神仙
家以松栢芝苓服之可長生吾又未聞見其術
備有之其功用亦弗廣皆不足貴也若茶氏者
樵夫牧豎所共知而知之者鮮能達其精其精
通於神仙家而功用之廣則過之且世寵於王
者而器之不少衰焉吁最貴哉最貴哉

味苦居士傳　茶甌

支中夫

湯器之字執中饒州人嘗受孟子苦其心志之

言、別號味苦居士、謂學者曰、士不受苦則善心不生、善心不生則無由以入德也、是以人召之則行、命之則往、寒熱不辭、多寡不擇、旦暮不失、略無幾微厭怠之色見於顔面、或譏之曰、子心志固苦矣、筋骨固勞矣、奈何長在人掌握之中乎、曰、士爲知己者死、我之所遇者、待我如執玉、奉我如捧盈、惟恐我少有所傷、召我惟恐至之不速、既至雖醉亦醒、雖寐亦寤、昏惰則勤、忿怒則釋、憂愁欝悶則解、無諫不入、無見不懌、不謂之知己可乎、掌握我者、敬我也、非奴視也、吾何患焉、我雖凉薄、必不墮於庸人之手、苟待我不謹、使能虀粉我、亦不往也、嘗曰、我雖未至於不器、然子貢貴重之器、亦非我所取也、蓋其器宜於宗廟、而不宜於山林、我則自天子至於庶人、苟有用我者、無施而不可也、特爲人不用耳、行己甚潔、略無毫髮瑕玷、妬忌者以謗玷之、亦受之而不與辯、不久則白、人以涅不緇許之、太史公曰、人見君子之勞、而不知君子之安勞

者由其知鄉義也能鄉義則物欲不能擾其心豈有不安乎器之勉人受苦其亦知勞之義也

茶中雜詠序

唐皮日休

按周禮酒正之職辨四飲之物其三曰漿又漿人之職供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鄭司農云以水和酒也蓋當時人率以酒醴爲飲謂乎六漿酒之醨者也何得姬公製爾雅云檟苦荼卽不擷而飲之豈聖人之純於用乎抑草木之濟人取捨有時也自周以降及於國朝

茶事竟陵子陸季疵言之詳矣然季疵以前稱茗飲者必渾以烹之與夫瀹蔬而啜者無異也季疵始爲經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設其器命其煮飲之者除痟而去癘雖疾醫之不若也其爲利也於人豈小哉余始得季疵書以爲備矣後又獲其顧渚山記二篇其中多茶事後又太原溫從雲武威段碣之各補茶事十數節並存於方冊茶之事由周至今竟無纖遺矣昔晉杜育有荈賦季疵有茶歌余缺然于懷

者謂有其具而不形于詩亦季疵之餘恨也遂爲十詠寄天隨子

論建茶　宋羅大經

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北苑出焉宋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庶品厥後丁晋公漕閩乃載之茶錄蔡忠惠又造小龍團以進東坡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寵加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邪茶之爲物滌昏雪滯於務學勤政未必無助其與進茘枝桃花者不同然充類至義則亦宦官宮妾之愛君也忠惠直道高名與范歐相並而進茶一事乃儕晋公君子之舉措可不謹哉

論茶　蘇軾

除煩去膩世固不可無茶然暗中損人不少昔云自茗飲盛後人多患氣不患黄雖損益相半而消陽助陰不償損也吾有一法當自修之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不凡肉之在齒間者得茶漱浸不覺脫去不煩刺挑而

齒性便苦緣此漸堅客蠹病自已然率用中下
茶其上者亦不常有間數日一啜亦不爲害

北苑御泉亭記　丘荷

夫珠璣玽玕龜龍四靈珍寶之殊特輩游之至
瑞布諸載籍非可遽數至于水草之奇金芝醴
泉之類而一時之焜燿祥經之攸記若迺蘊堪
輿之真粹占土石之秀脉自然之應可以奉乎
至尊而能悠永者則有聖宋南方之貢茶禁泉
焉爾雅釋木曰檟苦茶說者以爲早採者爲茶

晚采者爲茗荈蜀人名之苦茶而許叔重亦云
由是知茶者自古有之兩漢雖無聞魏晋以下
或著于錄迄後天下郡國所産愈益衆百姓頗
蒙其利唐建中中趙贊抗言擧行天下茶什一
稅之於是縣官始斡焉然或不名地理息耗所
在先儒所志岷蜀勾吳南粤擧有而閩中不言
建安獨次候官栢巖云唐季勅福建罷贄撖欖
但供臘面茶按所謂栢巖今無稱焉即臘面産
於建安明矣且今俗號猶然蓋先儒失其傳耳

不爾識會有所未盡遊玩之所不至也抑山澤之精神祇之靈五代相以摘造尚矣而其味弗振者得非以其德之無加乎國朝龍興惠風醇化率被人面九府庭貢歳時輻湊而闘茗寢以珍異太平興國中遂置龍鳳模以表其嘉應而別於他所也先是郷老傳其山形謂若張翼飛者故名之曰鳳凰山山麓有泉直鳳之口即以其山名名之蓋建之產茶地以百數而鳳凰山茡⿰山斥常先月餘日其左右澗濫交併不越丈尺

而鳳凰穴獨甘美有殊及茶用是泉齊和益以無類識者遂爲章程第其製奉御者而以太平興國故事更曰龍鳳泉龍鳳泉當所汲或日百斛匕減工罷主者封完逮期而闓亦亡餘異哉所謂山澤之精神祇之靈感于有德者不特於茶蓋泉亦有之故曰有南方之貢茶禁泉焉泉所舊有亭宇歴歳彌久風雨弗蔽臣子攸懐不暇安遂命工度材易之以其非品庚所得擅用故名曰御泉亭因論次陸羽等所闕及采者

舊傳聞實錄存之以諭來者庶其知聖德之至
厥貢之美若此景祐三年丙子七月五日朝奉
郎試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權南劍州軍事判
官監建州造買納茶務丘荷記

御茶園記　　元趙孟熧

武夷仙山也岩壑奇秀靈芽茁焉世稱石乳厥
品不在北苑下然以地嗇其產弗及貢至元十
四年今浙江省平章高公興以戎事入閩越二
十年道出崇安有以石乳餉者公美芹思獻謀始

于冲祐道士摘焙作貢越三十載更以縣官涖之
大德己亥公之子久住奉御以督造寔來竟事
還朝越三年出爲邵武路總管建邵接軫上命
使就領其事是春馳驛詣焙所祗伏厥職不懈
益虔省委張璧克相其事明年創焙局于陳氏
希賀堂之故址其地當溪之四曲峰攢岫列盡
鑑奇勝而邦人相役翕然子來爰即其中作拜
發殿六楹跂翼翬飛丹堊焜燿夾以兩廡製茶作
之具陳焉而又前闢公庭外峙高闕旁搆列舍

三十餘間脩垣繚之規制詳縝逾月而事成爰自修貢以來靈草有知日入榮茂初貢僅二十斤採摘戶才八十星紀載周歲有增益至是定簽茶戶二百五十貢茶以斤計者視戶之百與十各贏其一焉餘倣此焙之製爲龍鳳團五千製法必得美泉而焙所土騂剛泉不竇俄而殿居兩石間迸湧澄泓視鳳泉尤甘冽見者驚異因甃以甓亭其上而下者鑿石爲龍口吐而注之也用以溲浮芳味深邑蓋斯焙之建經始于

是年三月乙丑以四月甲子落成之時邵武路提控案牘省委張璧復爲崇安縣尹孫瑀董其役而恪共貢事則建寧總管王鼎崇安縣達魯花赤與有力焉既承差轂協恭拜誓緘匙馳進闕下自是歲以爲常欽惟聖朝統一區宇乾清坤夷德澤有施洽于庶類而平章公肇脩庶貢父作子述忠孝之美萃于一門和氣薰蒸精誠感格於是金芽先春瑞併朱草玉漿噴地應若醴泉以山川草木之效珍見天地君臣之合德

則雖器幣貨財殫禹貢風土之宜盡周官邦國之用而蕃蕚備其休證滂流兆其禎祥蔑以尚于此矣建人士以爲北苑經數百年之後此始出於武夷僅十餘里之間厥產屛豊于北苑殊常盛事曠代奇逢是宜劖石茲山永觀無斁爰示興創顛末裨孟僭受而祐簡畢焉孟僭不得辭是用比叙大槩出以授之庶幾彰聖世無疆之休垂明公無窮之聞且使嗣是而共歲事者益加敬而增美云

重修茶場記　　張渙

建州茶貢先是猶稱北苑龍團居上品而武夷石乳湮岩谷間風味惟野人專泊聖朝始登職方任土列瑞產蒙雨露寵日蕃衍繇是歲增貢額設場官二人領茶丁二百五十茶園百有二所芟辟封培視前益加斯焙遂與北苑等然靈芽含石姿而鋒勁帶雲氣而粟腴色碧而瑩味飴而芳採擷清明旬日間馳驛進第一春謂之五馬薦新茶視龍團風在下矣是貢由平章高

公平江南歸覲而獻末遂蔡丁專美邵武總管
克繼先志父子懷忠一軌謂玉食重事也非殿
宇壯麗無以竦民望故斯焙建置規摸宏偉氣
象軒豁有以肅臣子事上之禮歷二十有六載
有革張侯端本爲斯邑宰修貢明年周視桷榱
桁桄有外澤中腐者黝堊丹雘有漶漫者瓦盖
有穿漏者悉以新易故圖永永久復於場之外
左右建二門榜以茶場使過者不敢褻焉予來
督貢末幾本道憲僉孛羅蘭坡與書吏張如愚

宋德延俱詢諏道經視貢顧瞻棟宇完美如新
俾識歳月且揭産茶之地示後人予承命不敢
辭迺述其顚末之槩竊謂天下事無巨細不難
於始而難乎其繼苟非力量弘毅事理通貫鮮
不爲繁劇而空踈悉置之因仍苟且而已張侯
仕學兩優事之巨與細莫不就綜理是役也費
無縻官傭無厲民不亦敏乎事圖其早而力省
弊防其微而慮遠不亦明乎凡爲仕者皆能視
官如家一日必葺則斯焙常新可與溪山同其

悠久來者其視斯刻以勸

喊山臺記　　元　暗都剌

武夷産茶每歲修貢所以奉上也地有主宰祭祀得所所以妥靈也建爲緊劇之郡牧守久闕事務往往廢曠邇者余以資德大夫前尚書省左丞忻都嫡嗣前受中憲大夫福建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茲膺宣命來牧是邦視事以來謹恪迺職惟恐弗稱茲春之仲率府吏段以德躬詣武夷茶場督製茶品驚蟄喊山循彝典也舊於修貢正殿所設御座之前陳列牲牢祀神行禮甚非所宜迺進崇安縣尹張端本等而諗之曰事有不便則人心不安而神亦不享今欲改弦而更張之何如衆皆曰然迺於東皋茶園之隙地築建壇墠以爲祭祀之所庶民子來不日而成臺高五尺方一丈六尺亭其上環以欄楯植以花木左太溪右通衢金鷄之岩聳其前大隱之屏擁其後棟甍翬飛基址壯固斯亭之成斯祀之安可以與武夷相爲長久俾修貢

之典永爲成規人神俱喜顧不偉歟

武夷茶考

明徐𤊹

按茶錄諸書閩中所產茶以建安北苑第一壑源諸處次之而武夷之名宋季未有聞也然范文正公鬭茶歌云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蘇子瞻詩亦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寵加則武夷之茶在前宋亦有知之者第未盛耳元大德間淛江行省平章高興始採製充貢創闢御茶園于四曲建第一春殿清神

堂焙芳浮光燕嘉宜寂四亭門曰仁風井曰通仙橋曰碧雲國朝寢廢爲民居惟喊山臺泉亭故址猶存喊山者每當仲春驚蟄日縣官詣茶場致祭畢隸卒鳴金擊鼓同聲喊曰茶發芽而井水漸滿造茶畢水遂渾涸而茶戶採造有先春探春次春三品又有旗槍石乳諸品色香味不減北苑國初罷團餅之貢而額貢每歲茶芽九百九十斤凡四品嘉靖三十六年郡守錢璞奏免解茶將歲編茶夫銀二百兩解府造辦解

京而御茶改貢延平、而茶園鞠爲茂草、井水亦日湮塞、然山中土氣宜茶、環九曲之内、不下數百家、皆以種茶爲業、歳所産數十萬斤、水浮陸轉、鬻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于海内矣、宋元製造團餅、稍失眞味、今則靈芽仙萼、香色尤清、爲閩中第一、至于北苑壑源、又泯然無稱、豈山川靈秀之氣、造物生植之美、或有時變易而然乎

賦類

南有嘉茗賦　宋梅堯臣

南有山原兮、不鑿不營、乃産嘉茗兮、囂此衆氓、土膏脉動兮、雷始發聲、萬木之氣未通兮、此已吐乎纖萌、一之日雀舌露、掇而製之、以奉乎王庭、二之日鳥喙長、擷而焙之、以備乎公卿、三之日槍旗聳、搴而炕之、將求乎利贏、四之日嫩莖茂、團而範之、來充乎賦征、當此時也、女廢蠶織、男廢農畊、夜不得息、晝不得停、取之由一葉而至一掬、輸之若百谷之赴巨溟、華夷蠻貊、固日飲而無厭、富貴貧賤、匪時啜而不寧、所以小民

冐險而競嚚孰謂峻法之與嚴刑嗚呼古者聖人爲之絲枲絺綌而民始衣播之禾麰菽粟而民不饑畜之牛羊犬豕而甘脃不遺調之辛酸鹹苦而五味適宜造之酒醴而宴饗之樹之果蔬而薦羞之於茲可謂備矣何彼茗無一勝焉而競進于今之時抑非近世之人體惰不勤飽食粱肉坐以生疾藉以靈荈而消腑胃之宿陳若然則斯茗也不得不謂之無益于爾身無功于爾民也哉

茶賦　呉淑

煎茶賦　黄庭堅

以上二首別行故今畧之

茶集巻之上終